

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

——重读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

■薛曼

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是中国文学和书法史上的“双璧”，尤以“天下第一行书”之名声闻天下。

东晋永和九年（353年）三月初三，大书法家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统、孙绰等一千文人雅士、亲朋好友41人，在浙江绍兴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集会。这天，人们在春风的沐浴下来到水边嬉戏，以祓除晦气和不祥，称为“修禊”。王羲之与各位友人列坐溪边，由书童将盛满酒的羽觞放在水面上，任其漂流到各人面前，依此饮酒赋诗，在“一觴一咏”间“畅叙幽情”。此次雅集共得诗37首，编为《兰亭集》。而王羲之在酒酣意畅、神采飞扬之际用蚕茧纸、鼠须笔为此诗集作序，写就了千百年来令无数习书者倾倒的“天下第一行书”——《兰亭集序》。此序记录了这次诗文书画盛宴带给作者的愉悦心情，也抒发了他对人生苦短、生死无常的感慨。

初读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是在40多年前。对古人的书法之美，笔锋之利，拍案叫绝。我仿佛看到了王羲之站在兰亭之畔举目仰望，拿着饱蘸浓墨的如椽大笔，面对蓝天碧水，构思他的文章，运筹他的笔法。在他的笔下，有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之赏心良辰，有“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”之悦目美景，有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之浓烈兴致，更有名士好友的真诚鼓励和热切期盼，诗人的艺术创造力在此间找到了最好的迸发点。

然而，近日再读《兰亭集序》，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，思想升华，历史的画卷一部部展开。

动荡不安的魏晋时期，人们心里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和压抑。只能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获得身体和心理的安静和松弛。王羲之和他的友人在观赏自然中体悟人生道理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……此时此地，他从自然中体味人生之宇宙，吟唱生命之强音，发出了“旷古之叹”，再现了人生哲理中理趣美好的光芒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东晋的名士追求个性。他们对现实已不太关心，可以说是绝望，他们注重的是一个人应该怎样返回到自己的心灵。于是，他们自己欣赏自己的性情，将自己的内心、性情变得非常纯粹，毫无功利色彩。他们举止潇洒，言谈随意，寄情山水，风流旷达。宗白华先生称晋人崇尚“人格的唯美主义”。他们的人格冲突，在出

处、雅俗、狂慎、躁静等各个层面的徘徊与踌躇，最终都上升为关于生死的心里焦虑与哲学思考。

我以为，魏晋人格的诗性魅力，首先在于她的风姿潇洒，在于魏晋名士对于这种“人格的优美”的发现与重视。可以说，王羲之的风流旷达并非仅仅是外观的仪表态度。他珍视人格的完美，追求自然天真的人格状态，热爱自然并且在自然中培养高远的人生情趣，轻忽世俗的得失和人为的礼仪。性情率真，不滞于物，乃是其风流旷达的内涵。

书法是东晋时体现风度的一种特别的艺术，它需要将生命的感悟之“气”融入其中，方能成就佳篇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，即融入了他叙“乐”叹“悲”的感怀，叙“乐”张扬生命意趣和自由个性，叹“悲”穷究人生命运和宇宙天道。悲乐相生，蕴藉含蓄。

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里写的每一个字都很有灵气。写景时，觉得景物似在眼前。写林写竹，也直言其“茂”“修”，而弃其碧绿苍翠，极力营造一种素雅的格调。这样的山水，正可以涵养淡泊、宁静的心性。在这里，自然是那样圆满、自由活泼、生生不息，人似乎忘却了自我，生命意识渗透在深邃的宇宙精神之中。此时此地，人世的是非，荣辱毁誉，都变得虚幻和微渺了，烦恼顿消，心境澄明，“信可乐也”。在这自然景物的触动下，王羲之感觉到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，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独立的面对整个宇宙，让人觉得自己的心灵好像跟整个茫茫宇宙都结合起来了，有一种超然的情趣。

从自然中得到愉悦后，王羲之又从中感到悲哀，引发了对人生的深沉叹息。自然是无外求的，人生却需要外在的事物来满足，自然是永恒的，人生却如此短暂。随着时

光的流逝，那些令人欣喜的事物，很快无影无踪，只留下无穷的感慨而已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生命也有尽时，最终要走向死亡。这种痛苦，更是难以摆脱。

但是，这种忧伤的情绪背后，是对生命的深沉眷恋与执着；这种感伤，是诗人对人类终极命运的一种哲学思索。面对自然，体会整个宇宙和人生，经验最大的快乐与最大悲哀，超越生死又回到生死，这正体现了士人的深情与超迈，和充分享受自然与人生的率真。

可以说，阮籍是纯粹孤独者心声之流露，它的意境是在灿烂的星、朦胧的月照耀下的一个孤寂无依的灵魄，在清风徐徐的田野里独行，而王羲之则是回归自然对山水的吟唱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。两位诗人都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，一个是上下求索而无以安顿心灵，另一个则是将个体生命置于山水之中，与生命之流相俯仰。



文徵明《兰亭集序》

《兰亭集序》原文

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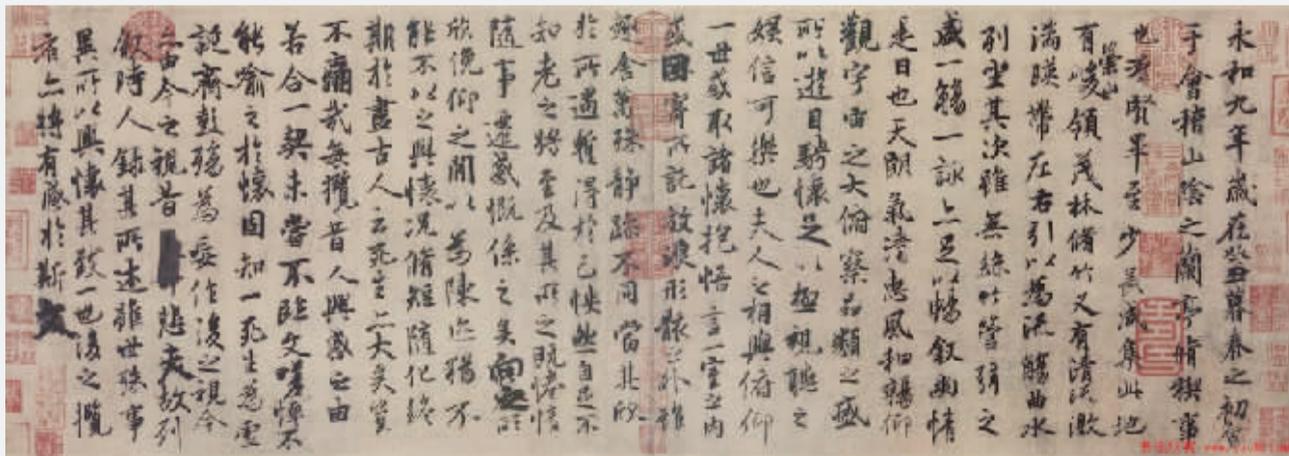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脩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！

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

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。后之视

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悲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

怀，其致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

《兰亭集序》(神龙本)